你好，立秋

靳天龙

立秋了。日历上轻巧地翻过了这一页，窗外的天空依旧蒸腾着暑气，高楼的玻璃幕墙映照着白花花的日头，一丝风也没有——这分明仍是炎夏的囚牢，哪里寻得到半点秋的踪影？

记忆如遥远又清晰的溪流，瞬间将我引回故乡。那方天地里，立秋的痕迹却早就悄然浮现了。在故乡，立秋的步履是能感受到的：拂晓的微风中揉进一丝若有似无的凉意，像是刚从井里打上来的水，轻轻泼在脸上；而日头一旦西斜，晚风便悄悄从田垄深处钻出，带着白日里玉米叶子被晒透的清气，柔柔地拂过门前的石阶。这凉意尚是初生的，怯生生的，却已足够让祖母放下蒲扇，在檐下多坐一刻。

祖母的小院，便是我感知节气轮转的罗盘。立秋刚至，小院里的土灶就升腾起白茫茫的雾气。灶膛里的柴火噼啪作响，蒸笼里是新麦磨面揉成的馒头，水汽氤氲了低矮的厨房。祖母的身影在蒸汽里晃动，她掀开笼屉的一角，面香便如精灵般猛地窜出，撞得满院都是。那笼屉盖上的水珠滴落，打在灶台上，嗒嗒地响，仿佛在计数时光流逝的脚步。新麦的香气，是土地对盛夏的回馈，带着阳光的厚度，沉甸甸地压在心头。这朴素的甜香，是立秋赠予的温厚而实在的吻。

祖父却无暇分享这馒头的温热。他披着晨光出门，踏着夜色归来，在田野里与节气争抢着光阴。立秋后，祖父便常在田埂上伫立良久，他的身影融入无边的青纱帐。玉米缨子由紫红转向枯黄，秆子却愈发挺拔，仿佛铆足了劲，要把鼓胀的穗子举向天空。他粗糙的手抚过那些饱满的玉米棒子，像抚过婴孩柔软的脸颊。

祖父指着远处草木，道出那句农谚："立秋三日，寸草结籽"——这朴素谚语竟蕴藏着自然的神谕。暑热虽未尽散，可草木却已悄然转换了使命，不再奋力向上，而是低头酝酿籽实。祖父微微驼背的身躯，背负了整个夏天沉淀的阳光，也肩负着大地对秋天无声的承诺。他日日俯身于土地，也像一株坚韧的玉米，在光阴里扎下根来，在季候的催促下，将生命之实悄然深藏于苞叶的深处。

如今，我置身于城市密不透风的森林里，季节的过渡被钢筋水泥悄然抹平。那些古老的节律似乎已模糊难辨，时间被切割成碎片，散落在奔波的缝隙之中，难以聚拢成形。立秋悄至，便如日历上被匆忙翻过的一页纸，轻飘飘的，几无分量。然而，每当夜深人静，那温润的新麦香气仿佛又氤氲在舌尖，祖父那句农谚也依稀在耳畔回响——它们如大地深处涌出的潜流，轻轻冲刷着我被喧嚣覆盖的知觉。

立秋三日后，故乡的草木果真静默着结籽；而人亦在四季轮转中俯首耕耘。祖父与玉米一道，在岁月里挺直脊梁，不是为了炫耀，而是为了在秋风里守护沉甸甸的承诺。这挺立的姿态，正是生命向岁月交付的庄重箴言。

终究我得以领悟：人当如那寸草，亦应学祖父之守望。纵使身处无季节的荒原，亦当在心中辟出一块田地，挺立于耕耘自己的田地。纵使时代洪流喧嚣，生命自会找到它沉静而丰饶的出路。

此刻，请接受这声轻轻的问候：你好，立秋。你不仅令草木结籽，亦教人挺立于时光深处，守护自己沉甸甸的穗。故乡的玉米叶子在风里沙沙作响，仿佛在应和：是的，俯首或挺立，皆是大地之子回应光阴的姿态——那姿态本身，便已蕴含了豁然与从容。

记住乡愁

诗心，明月

——读陈俊哲的《三秦吟歌》

雨善

陈俊哲的《三秦吟歌》出版，这真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情。

《三秦吟歌》出版前，我有幸读过原稿，印象很深。他骨子里是一个诗人，敏感、热忱、担当、求真，极具豪情。这种内化的气质也呈现在他的文字和诗意里，有一种浪漫主义的意味。著名文化学者肖云儒先生从创作状态谈俊哲的诗书"未曾挥毫已自醉"，美学理念上"以性情裹挟诗书之美"，突出了创作中的"真性情"的核心价值。刘炜评先生评俊哲为诗为书为人："公余雅好文艺，尤嗜书法、诗词。耽书循守正途，师拜巨擘，出入篆隶楷行，渐有自家面目；业诗略晚于书，然矻矻以求，积稿盈箧，技艺日臻娴熟。凡与俊哲交者，莫不嘉其激情洋溢之神采；知其经历者，莫不敬其笃行致远之定力。"

我是棣花苗沟人，俊哲是陈家沟人。苗沟和陈家沟是相邻的两个村子，前些年已合并成了一个村子，叫作陈家沟村。我俩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师范学校读书时认识的。当时我们是班里年龄最小的学生，坐同桌，睡一个床铺，吃饭、学习形影不离，师范学校毕业后都当了老师。我父亲是邮电所的职员，我在父亲工作的那个县上学考学，毕业后分配在那里一个镇上教书，他在丹凤县城东边一个叫白果的地方教书。当时没有电话，我俩就经常通信，每周一封，谈生活、谈理想、谈追求。那时一个少年与一个少年的思想历程和成长过程，我们大致都经历了。我们有一个共同特征，就是不满足现状，总想有机会做更大的事情。我们也都知道，我们是一个乡村教师，不管将来有多大的抱负，现在得先做好一个教师应该做的事情。那时，每周的休息时间只有一天，想见一面也难。

1982年深冬的一个周末，我去白果看他。从我所在的镇子出发，骑着飞鸽牌自行车，穿过县界，穿过棣花镇，穿过县城往东，大致五十多公里。那天是阴天，骑行路上起了风，不久下起大雪，路上还摔了几跤。等到白果的时候，已是夜色苍茫。学校在一所庙宇里，他正一个人在铁皮柴炉子上生火做饭，炉子上架一口本来是平底的，被他用铁勺挖成尖底的小铝锅，黑烟缭绕，这就是他的生活日常。在白果的这个夜里，四周大雪封山，空旷而辽远，说话的内容已经记不起来了，但我俩一夜未眠，说到天亮。

1983年除夕，我俩是在夜村初中度过的，这是我的单位，也是一座叫元建寺的庙。学校放了寒假，他准备来年参加高考，我准备考进修学校。这是一个不被打扰的所在，说服了家人，我们去街道买了菜，割了几斤猪肉。做除夕饭，我俩都是第一次，学着菜谱上的备料、方法、调味，甚至为了"盐少许"争论量的多少，将炒好的菜放凉了。

后来，我考上了商洛师专进修，他考入宝鸡文理学院哲学系，先留校，后从政，足迹遍及陕南陕北和关中诸地。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，又去西藏阿里地区援藏三年。

《三秦吟歌》收入诗歌300余首，以地域分作三块，陕南篇、关中篇、陕北篇，篇中诗作以时间为序编排。收入最早的诗歌是写于2007年2月的《归家》："月黑山谷寂，故居已久别。窗亮门紧闭，屋是人却非。慈母驾鹤去，游子无家归。"最近的一首是写于2025年4月的《咏胡少杰》："鹏翎委地困风尘，仄径蜗居寄此身。病骨犹擎千仞志，诗槎直破九霄云。"由此推算，他习诗十五年时间，终成此集，而这300余首，并不是他这些年诗歌创作的全部，应是选集。在他的笔下，无论是咏物言志，写景抒怀，记人咏史，都有一种坦荡赤诚之意，朗然通透之情。这就是他为人的底气、胸襟与格局，为文的一颗拳拳诗心，朗如明月。一诗一世界，一字一乾坤。大到历史深处的大雁塔、大慈善寺、黄河古渡，小到红帽女工、杜鹃、荷塘，皆为咏史、寄情、寓志之佳作。

2020年10月俊哲与我回了一趟苗沟故居，后填词《遮鹧天·与同学李育善回苗沟访其故居》"溪碧逶迤出远村，楼房夹岸一时新。两轮逐梦挥戈地，卅载同心携手人。开锈锁，启柴门。当年土炕倍温存。阿姨饭好今成古，书案油灯久积尘。"其中"阿姨饭好今成古，书案油灯久积尘。"一句，让我思母泪双流。故地犹在，情满心间，物是人非。

2024年6月，我与友人游历西藏到了普兰县城，普兰的山脉呈现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的基本特征，干燥苍凉，孔雀河穿城，云朵特别洁白轻盈，蓝天高远，有一种圣洁的暗示，远处能看到灰色的山脊和高高的雪山。电话联系远在关中的俊哲，恰是周末，适逢登山，电话没有打通。俊哲曾在普兰担任过县委副书记。他说过，在援藏初期，通信交通都很艰难，作为县委副书记，因公因私打长途电话，都是需要排队的。现在普兰县城已经建起了办公大楼，普兰机场即将竣工。

那时，他还没有习诗，但我相信，这些经历肯定滋养过他后来的诗心。

读书时间

商洛山

（总第2775期）

刊头摄影 郭国庆

木王山

韩 斌

披着秦岭的青黛，
伫立在南坡。
风，是你未说出的低语，
雨，是曾经流泪的印记，
当山花在四月起义，
你把花瓣译成，
大地最初的语言。

你的账本上，
没有金币的叮当，
只有：
一公顷活化石的喘息，
三万亩氧吧的深呼吸，
珍禽的方言，药材的
苦涩与甘甜。

清晨，你用鸟鸣，
丈量黎明——
那些啁啾的音符，
是山涧跌落的星辰。

傍晚，你把夕阳，
折成金箔，
裹住每一道山梁的，
皱纹与胎记。
当历史在你脚下，
长成古树的年轮，
你依然年轻，
像第一场春雨，
打湿所有怀孕的花苞。

在这里，
绿色不是颜色，是呼吸
的姿势。
珍贵不是标签，是千万年
熬成的，一剂解药。

于是我们看见——
你的每一片叶子，
都在签署一份，
绿色的宣言。

诗潮

街角的裁缝店

何源良

生活百味

这年头，老裁缝店是越来越稀罕了。它像一枚被时光磨圆了棱角的旧纽扣，固执地钉在老街的衣襟上，与周遭日新月异的风景，显得有些格格不入，却又透着股说不出的安稳。

街角的裁缝店门常开着，老裁缝就坐在那台老缝纫机后面。那机器"哒哒哒"地响，声音不紧不慢，像只不知疲倦的老鸟儿，在布面上踱着方步。老裁缝戴着银边眼镜，镜片滑到鼻梁中间，他微微低着头，眼睛从镜框上头望出来，手上却不停，针尖儿牵着线，在布料里灵巧地钻来钻去。熨斗搁在一边，偶尔"滋啦"一声，腾起一股白气，带着点棉布被熨帖的焦香，瞬间又散了，只留下空气里暖烘烘的味道。

一个穿碎花花裙的姑娘，怯生生走进来，递过一件新买的连衣裙："师傅，腰这儿……松了点儿，能收收么？"老裁缝停了活计，软尺像长了眼睛似的，在姑娘腰间轻轻一绕，手指捏起两指宽的布料，眼角就漾开了笑纹："姑娘身段好，放心，包管合身！"姑娘一听，脸上立刻绽了花。老裁缝拆开中缝，拿起粉饼"唰唰"几下划出细细的线，剪刀咔嚓一声，干脆利落，仿佛裁掉的不仅是多余的布，还有姑娘那点小小的拘谨。

门帘又动，进来位老汉，工装裤膝盖处磨破了个洞。老裁缝也不多问，弯腰在桌下翻腾一阵，摸出块厚实的深蓝布头，对着破洞比比画画。他那双布满老茧、骨节粗大的手，捻起细针来，却灵活得像绣花。针线在布隙间穿梭，老汉在一旁吸着烟，烟雾缭绕里，眼睛就跟着那针尖儿，一上一下，一上一下。补丁打好了，老汉粗糙的手掌在那簇新的蓝布上来回摩挲了好几遍，嘴里喃喃着："好，好，这下又能穿了……"声音里，是庄稼人对一件结实衣裳的踏实。

店里最耐看的，是那面墙。墙上钉着好些木头格子，里面满满当当，全是玻璃罐子。罐子里，五颜六色的纽扣，大大小小的顶针，绕得整整齐齐的各色线轴……阳光好的时候，光从窗户溜进来，穿过玻璃罐子，便在墙上投下跳跃的光斑，红的、绿的、黄的，像一群无声嬉戏的小精灵。这些不起眼的小零碎，挨挨挤挤地排着队，仿佛每一颗纽扣，每一轴彩线，都悄悄记着一段尺寸，藏着一个主人的故事。

一个安静的下午，店里来了位衣着素净的妇人。她手里托着件旗袍，深蓝的底子，上面细细密密地绣着银色的缠枝花纹。她轻轻把旗袍铺在案板上，声音也轻轻的："师傅，麻烦您……帮我改改腰身吧。这衣裳，有些年头了。"老裁缝小心地托起那料子，指腹极轻地抚过那些繁复的绣纹，半晌才说："是好料子，真丝的。"妇人点点头，目光落在旗袍上，有些飘忽："是我先生……从前送的。人走了，衣裳还在……"老裁缝没再说话，只把眼神放得更软和了些。他拿起软尺，替妇人重新量着腰身，动作轻缓得如同梳理一片羽毛，生怕惊扰了料子里沉睡的旧时光。妇人微微侧过脸，望向窗外，玻璃门映着老街的树影，摇摇晃晃。她的眼睛，分明是微微红了。

妇人刚走，店里又热闹起来。一个半大孩子被他妈妈拽进来，哭得小脸花猫似的——新衣服的口袋被树枝豁了个大口子。老裁缝也不恼，笑眯眯地找出彩线，穿针引线。那针线在他手里像是有了生命，不多会儿，破洞的地方，竟"长"出一只活灵活现的小老虎！孩子立刻忘了哭，挂着泪珠儿的小脸凑上去，惊喜地摸着那老虎，咯咯地笑开了，像雨后的晴天。

天，渐渐暗了下来。街灯一盏接一盏地亮起。街角的裁缝店里，那盏老旧的灯泡也"啪"一声亮了。昏黄的灯光透过蒙尘的玻璃窗，晕染出一小片暖融融的光晕，像针眼里漏出的一点微弱的星光，执着地亮在渐浓的夜色里。

这光，暖着老旧的缝纫机，暖着满墙的玻璃罐子，也暖着每一个走进来的人。它替人缝补衣裳上的破洞，也悄然地，熨帖着生活里那些看不见的褶皱与磨损。衣冠有形之缺，总难避免；而日子里的磕碰磨损，那些细小的失落与遗憾，或许，正需要这样一针一线，一点一点，耐心地缝缀起来。老裁缝和他的店，就这么静静地守着街角，像一枚沉默的针脚，将流散的时光与人心，不动声色地，连缀成一片温润的暖意。

诗词里的商洛（漫画） 王阔 作

本报社址：商洛市北新街西段59号 邮政编码：726000 办公室电话/传真：2313480 2325222 广告许可证：6125004000002 广告公司电话/邮箱：2317997 282833619@qq.com 定价：每月36元 印刷：商洛日报社印刷厂 电话：2312541